

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参考资料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集

野蛮的婚礼

主编 柳鸣九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野蛮的婚礼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集
世界著名文学奖文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蛮的婚礼/(法)盖非雷克等著;王鹏等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4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集/柳鸣九主编)
ISBN 7-303-02100-0

I 野… II ①盖… ②王… III 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4313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75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河北省新华三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375 字数:399 千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100 册

定价:19.00 元

本集所选作品业已得到法国大使馆文化处授权,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 01—95—620~63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集

总 序

柳鸣九

当我们今天面对龚古尔文学奖这个“庙堂”的时候，首先不能不对其创设者龚古尔兄弟作些缅怀，致以敬意。

“龚古尔兄弟”是法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中一个响亮的名字，在文化史上、文学史上，兄弟两人作为一个整体而名垂千古，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就生活经历而言，从1848年起，25岁的哥哥埃德蒙·龚古尔就开始像慈父一样对17岁的弟弟若尔·龚古尔担承照顾的重责，直到1870年弟弟去世，二十二年之中，两兄弟始终形影不离，两人分开超过二十四小时者不过两次而已！

就事业而言，他们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共同从事绘画，徒步周游法国，沿途写生。几乎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有一个共同的记事本，把当天的经历、见闻、印象记载下来，坚持不渝，直到1896年埃德蒙·龚古尔逝世前的十二天为止，最后达数十卷之多，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龚古尔日记》。从五十年代起，他们又共同投入了文学事业，共同写剧本，共同写小说，共同写历史论著与人物传记，共同办报刊，共同写艺术评论。哥哥沉着

踏实，弟弟才华横溢，两人相得益彰，在各个方面都留下了两人的水乳交融的丰硕的精神劳动成果。弟弟先死于四十岁的英年，哥哥曾经一蹶不振，后来虽活到七十多岁的高龄，也单独写出了四部小说，但其文学成就均明显不如兄弟二人的合作。不过，埃德罗最后却完成了一个创举，那就是他临死前立下了遗嘱，把兄弟二人的全部家产与版权收入作为基金，创立龚古尔学院，与创建于十七世纪具有保守倾向的官方最高文化文学机构法兰西学院分庭抗礼，奖励独创性的小说创作。

龚古尔兄弟这些多方面的活动与劳绩，在今天看来，它们的意义、价值与作用如何呢？

他们作为历史学家与美术家的劳绩是往往被人们忽视的，应该注意的是，他们是法国十八世纪社会史的卓越的专家，著有《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史》、《督政府时期的社会史》、《十八世纪的艺术》、《十八世纪人物内心写照》、《十八世纪的妇女》、《玛丽·安多纳德传》、《路易十五的三位情妇》等十来部著作，他们的论著资料极为丰富，描述很是细致，堪称真切、生动、色彩绚丽的社会野史力作。

他们作为小说家的历史功绩大不可没。首先，他们感应十九世纪下半期科学长足发展并渗入各个领域的时代潮流，比福楼拜进一步使小说贴近科学的严谨与最大程度的真实，他们强调文学作品的资料文献性，以治史的科学精神来对待小说创作，力求使其小说带有真人真事的实录性。在小说创作中往往用搜集事实、搬用事实、再现事实的方法来代替浪漫的想象与人工的构建。其次，他们根据文学作为“人文资料”的思想，力求更进一步扩大文学的表现范围，把下层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引入文学，他们曾经尖锐地提出了这样的质问：“生活在十九世纪这个普选制的时代，这个民主自由的年代，我们要问，人们称

之为‘下等阶级’的人群是否无权进入小说”，尽管他们本人的生活格调带有贵族的倾向，其文学创作思想与文学实践却具有民主主义的性质。此外，他们还自觉地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始运用在人物描写中，乐于对人物进行病理性的剖析与实验性的“临床研究”，以严酷的真实为目标，不回避对可怕的病态进行描绘。他们给十九世纪下半期法国文学带来的这些新的内容，都直接影响并引发了自然主义文学潮流的产生与发展壮大，自然主义文学大师左拉可以说就是龚古尔兄弟的直系子弟，龚古尔兄弟作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与“始祖”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龚古尔兄弟以上述自然主义的创作思想，共同创作了《夏尔·特马壹恣》、《费洛曼娜修女》、《勒内·莫普兰》、《杰米妮·拉赛朵》、《玛奈特·萨洛蒙》、《谢凡赛夫》这样六部小说。其中《杰米妮·拉赛朵》是他们的代表作，左拉的名著《小酒店》就是在此书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

龚古尔兄弟还有一个特殊的价值，他们作为私人日记的作者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他们的日记跨度几近半个世纪，有数十卷之多，对经历、对见闻、对人、对事的记述与描写均真实、具体、生动、细致、绘声绘色，其散文价值自不待言。由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居于当时文学界的中心地位，参与过各种社会历史事件，结识过几乎所有当代的文化学术名流，因此，他们的日记极具宝贵的文史资料价值，构成了法国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野史。

龚古尔兄弟出身于靠近德国边境的洛林省一个有贵族门第的家庭，其姓氏在古德文中意为“斗士”，埃德蒙曾不无优越感地说：“这么一个好的姓氏，我要拿到文坛上去显扬显扬。”龚古尔兄弟的确也做到这一点，他们在当时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行列中几乎占有了导师性的先行者与盟主的地位。然而，在精

神文化领域，当时的作用与影响并不等于永世长存的魅力，作为历史家，他们流于琐细、见木不见林，缺少高屋建瓴的史论与总观全局的史观，因而未能经得起科学新潮的冲击。作为小说家，他们所带给文学的那些新的特色，早已被左拉以磅礴的气势、巨大的规模、完善的形式与更大的艺术魅力远远地超过了，以至，到今天，龚古尔兄弟只有其代表作《杰米妮·拉赛朵》还拥有一定的读者，其他小说几乎都已被时间的尘土盖住。作为法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见证人，他们具有极其宝贵价值的日记，也由于其性质与巨浩规模而远离一般读者，只有少数一些历史家、文学史家、社会学家前往这座大矿藏中去采金。今天，在他们的遗产中，只有龚古尔学院光芒万丈，它使得全法国以至全世界每年都要纪念或怀念他们一次，而龚古尔奖获奖作品的广泛流行，则使人们不能不经常感到他们在文学史上曾经有过的份量与影响，对此，谁又能说人死后不能再创造自己的光荣？

埃德蒙·龚古尔想要成立龚古尔学院的想法由来已久。福楼拜在世时，福楼拜、龚古尔、左拉、郝德、屠格涅夫五人常在星期天聚在一起，共进晚餐，讨论文艺问题，这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福楼拜星期日聚会”。1880年福楼拜去世后，龚古尔欣然接受继续作聚会的盟主，时间仍是星期天，地点则在龚古尔家的楼顶上，这可以说是龚古尔学院最早的雏形，埃德蒙逝世后，龚古尔学院于1902年正式成立，从1903年起，每年评奖一次，给一部小说颁奖，至今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

根据埃德蒙的遗嘱，龚古尔学院最初设立在巴黎蒙莫朗西大街的一幢花园住宅，这是龚古尔兄弟于1868年以八万三千法郎的高价购得的。学院从一开始就规定由十名院士组成，十名

院士历来都是在文学创作上已获得成就并享有较高文学地位与文学声誉的作家，评奖对象则是青年作家的小说作品。法国是一个小说大国，每年的小说产量很大，候选的小说往往多达数十本、一二百本。学院的工作方式颇有传统之风，我1981年在巴黎时，现已作古的龚古尔学院院士、著名作家罗布莱斯曾经直接向我介绍了龚古尔学院进行评选的程序：“院士们每月集会一次共进午餐，对候选作品加以评论，每午餐一次，就淘汰一批，到年中五、六月份时，只剩下二、三十本，到九月份时，剩下十五本左右，到十月份，只剩下十来本……最后，就在两三本作品中进行投票”^①，每年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当龚古尔学院在巴黎的德鲁昂饭店又进行传统性的午餐之后，就宣布当年得奖的作家作品，颁发奖金，“在很早的过去，奖金规定为五百个金法郎，由于印制的不断变化，今天就只是五十法郎了”^②

著名的“五十法郎奖金”！微不足道的五十法郎，就票面价值来说，它在巴黎只能买一束鲜花，或者吃一顿快餐，然而，它的社会效应却是无可估量的。某部作品，一旦获奖，即声誉倍增，引起轰动，印刷量可以达到数十万册，甚至近百万册。由此，作家的版税收入高达巨额，更重要的是，对作家本人来说，这是一次殊荣，是创作历程中的一块丰碑，其原因就在于龚古尔学院与龚古尔文学奖享有崇高的地位。

龚古尔学院与龚古尔文学奖为什么在法国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在一个重视传统特别是文化传统的国家，龚古尔学院的最初源头就熠熠生光，它代表一个传统，来自一个光彩夺目的文

①② 请见拙著《巴黎对话录》第71页至72页。

学聚会，是与福楼拜、左拉、都德这些光辉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因而在法国也就独具魅力。尽管从历史传统来说龚古尔学院不如创建于十七世纪的法兰西学院，但法兰西学院中被尊称为“不朽者”的四十位院士中，有成就的文学家只占极少数，它固然是精神文化的权威机构，却不能算是纯文学的权威机构，而龚古尔学院的全部院士均为有成就有声望的作家，它理所当然的要算是一个纯文学的机构，加上它的传统与组成，自然也就在法国文学中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奖金有很多种，主要的有创设于1915年的法兰西学院奖，创设于1904年的菲米纳奖与创设于1925年的瑞诺多奖。虽然这些文学奖也已有多年的悠久历史，但其影响、作用、地位与受公众重视的程度，均不及龚古尔奖。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龚古尔学院高举着一个鲜明的旗帜，响彻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坚持着一条一贯的标准，那就是自然主义。“我们忠于龚古尔兄弟的态度，每年只给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发奖，”龚古尔学院院士罗布莱斯曾经对我如是说。这种统一一致，持恒一贯的传统价值标准与传统取值倾向，是其他文学奖所缺少的。这一点无疑也造成了龚古尔奖的权威与声望。

自然主义是以真实的描写为目的，即以对客观外在的现实（包括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与对人性、人的机体的真实描写为目的。真实是自然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与前提，在这一根本上自然主义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完全一致的。如果说它与以前的现实主义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中要求有更大范围与程度更为彻底的真实，它追求无所不包的真实，绝对的真实，严酷的真实，不带任何粉饰的真实，即使是卑污的事物，肮脏的事物，尴尬的事物，刺激人们美趣的事物或使人们的道德感有所难堪的事物，都有如实进入

文学表现领域的权利。正是由于有了自然主义，人类的文学才完全超出了沙龙、舞会、林阴道、乡间别墅的狭小天地，而才有了矿井、坑道、小酒店、贫民窟、洗衣坊、工场里的车间、农村里的市集、大城市中的菜市场、交易所里的各种金融业务……。在真实描写现实的方法上，较之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方面把科学的、文献式的描述方法引入了文学，使文学对现实的描写达到更全面、更细致、更繁详的程度，另一方面，自然主义把实验医学与生理病理学的观察方法引入文学，把人的血肉之躯与生理机制带入文学，使得文学对人的描写达到了更科学的生理真实性的程度，因此，应该说，自然主义是现实主义的演变与发展，是在十九世纪后期科学百盛的历史条件下一种特定形式的现实主义。法国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发源地与主要舞台，产生了龚古尔、左拉、莫泊桑、都德这样一大批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师巨匠，他们献出了极其辉煌的文学业绩，由于这些业绩，人类文学宝库又增添了一个巨大的份额。在中国，过去由于观念上的偏激与理解上的肤浅，不少人把自然主义视为现实主义的蜕化与“堕落”，甚至把自然主义简单地等同为“黄色描写”。但是在法国，自然主义却是一段光荣的历史，是一笔巨额的文化财富，是一个辉煌的传统，是一面灿烂的旗帜，它并不因为二十世纪不断产生的新文学潮流的冲击而黯然失色，它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以至整个西方文学中仍是一个存活的现实，是一种跃动的生命，是一株根深叶茂的常青树，它的艺术经验早已作为共同的财富为世界文学所融汇所吸收。龚古尔学院的龚古尔文学奖，以自然主义为传统为标准为旗帜，以自然主义的正统继承者自命，这正是它的优越与强有力的所在，这正是它成为法国最有权威性的文学奖的主要原因。由于法国从来都是世界的小说大国，其优势地位在二十世纪仍长盛不衰，

龚古尔文学奖自然也就可算是世界性的一大文学奖了。

虽然法国是西方二十世纪各种新文学思潮与新流派产生的摇篮，但在法国文学中写实的传统、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传统仍是十分强大的，从作家的数量而言，传统的阵营远超过新潮先锋的阵营。在这种文学背景上，龚古尔文学学位就成为了法国写实文学领域里的一个选英集粹的磁场，龚古尔文学奖也就成为了一个容纳包容佳作名篇的大文库。九十多年来获奖作品所组成的这个大文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真可谓是法国二十世纪写实文学的一个重要的集中的展所，它作为一个整体，题材广泛多样，艺术水平整齐上乘，风格也多采纷呈，其中不少获奖作品已经进入文学史而成为不朽的名著，如巴比塞的《火线》（1916年获奖）、杜阿梅尔的《文明》（1918年获奖）、普鲁斯特的《如花似玉的少女们》（1919年获奖）、马尔罗的《人的状况》（1933年获奖）等等，在这个意义上，龚古尔文学奖作品的历史书目已经标出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的一个粗略轮廓。现在呈献给读者的十卷本，是龚古尔获奖作品选的战后篇，选取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近期的获奖作品共十八部。

从题材来说，战后获奖作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我们可称之为“战痕文学”，即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生活的作品，从1944年巴黎解放一直到七十年代，龚古尔文学奖经常是落在这种“战痕文学”作品的头上。这是龚古尔文学奖在战后的一大特点，而龚古尔学院的这种颁奖取向正反映了这一时期法国文学的实际情况。在法国，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抵抗文学不可能公开出版流行，1944年巴黎获得了解放，法国作家从前线、从集中营、从斗争中、从屈辱下，带着自己的体验、感受、回

忆与思考又回到自己独立的文学创作中，战争虽已结束，恶梦仍不断缠绕，灾难已成过去，伤痕仍隐隐作痛，似乎只有文学回忆才能使人彻底解脱，在战争时期有过这种或那种经历与感受的人，纷纷拿起笔进行抒写，于是，在战后法国长期一片社会萧条之中，却呈现了“战痕文学”的大繁荣。龚古尔奖正反映了这种文学现实，其获奖作品中颇有不少“战痕文学”的名著，如《第一个窟窿赔偿二百法郎》、《夜深沉》、《死人的时代》、《冬天的果实》等等。

在法国文学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传统中，作家往往特别重视对新的现实面的开拓与挖掘，自然主义作家在这个方面表现格外突出，当巴尔扎克把上流社会的虚华几乎写完了之后，龚古尔、左拉就把笔转向了底层，特别是左拉，把笔转向了从未有人表现过的领域：小酒店、洗衣坊、大菜场、交易所；当巴黎生活已经被写得应有尽有时，都德则从外省普罗旺斯吸取灵感，莫泊桑则致力于表现诺曼底地区的人情与风光。这种开拓新生活面的传统在龚古尔奖战后获奖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名士风流》与《马邪的雀鹰》、《冬天的果实》等作品就是有力的印证。《名士风流》虽然主要是巴黎题材，但它十分新颖、十分权威性地把作为本世纪法国社会一种重要现象的左倾知识分子群在特定政治情势下的真实状态表现得极为出色，时代氛围与社会环境的描写中还有深层次的人性挖掘，不愧为战后的一代杰作；《马邪的雀鹰》与《冬天的果实》则是另一种类型作品的代表，它们把偏僻山区与小城镇的普通人的生活带进了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写实领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战后龚古尔奖获奖作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异国题材，《天根》的故事发生在非洲，《律令》是写意大利的生活，《闲暇》以西班牙城市为背景，《约翰·地

狱》写的是美国下层人民,《大车上的贝拉齐》讲的是美国北部法裔移民大迁徙的历史,《神圣的夜晚》则是一个阿拉伯的故事。对异国题材的兴趣与对异国情调的追求,在法国文学中也是由来已久的,但在一种文学奖金的范围里,出现如此多的异国题材的作品,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突出的文学现象,这既反映了在战后西方各国经济与文化的逐渐一体化的趋向中,法国作家世界意识的增加与世界视野的扩大,而且也有力地表明了法国作家对世界题材具有多么广泛的认知能力、多么熟悉的程度、多么扎实而深厚的国外生活积累、多么娴熟的艺术处理与艺术把握的能力,这是一种文学高度发展与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文学奖高度发展与成熟的标志。

1903年创设的龚古尔学院与龚古尔文学奖,其历史悠久在当今世界的纯文学机构与纯文学奖中显然当首屈一指,它就像一株根深叶茂的常青常绿的古树,屹立在法兰西文学大地上。1988年5月的一个下午,我来到埃尔韦·巴赞先生的家,他是龚古尔学院自1973年以来的主席,他本人的文学创作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享誉全球,他又掌握着龚古尔学院的标准,每年主持龚古尔文学奖的评选,使龚古尔文学奖成为一所“高等院校”,给一批一批作家颁发“高级职称”的毕业证书,推动着法国文学向前发展。我见到巴赞先生的那次,他已经七十七岁了,他驾车来车站接我,车的后座坐着一个不到三岁的小男孩,我以为是他的孙子或外孙;在他那幢房子门口,一个二十多岁鲜艳的少妇出来迎接,我以为是他的女儿;在院子里的草坪边有一对老年的夫妇在晒太阳,显得比巴赞要老,我以为是他的长辈。经他介绍,我才知道,小男孩是他最小的一个儿子,少妇是他的夫人,那对老年人是他的岳父母,他们的年龄要比巴

赞先生小不少，而在他的书房里，我又看到他不断问世的新作与不断拟出的创作计划，所有这些都使我当时对巴赞先生的生命力与文学创造力深感惊奇。今天，在编选这套书的时候，我又深感莫古尔学院与莫古尔文学的悠久历史与文学活力似乎与巴赞先生的年岁与生命力颇为相像。

目 录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集》总序..... 柳鸣九 (1)

- 野蛮的婚礼** 扬·盖菲雷克 著
王鹏 吴晋 柯甫 译 (1)
- 周末在徐德科德** 罗贝尔·梅尔勒 著
郑永慧 译 (269)

野蛮的婚礼

扬·盖菲雷克 著
王鹏 吴晋 柯甫 译

